

桑葚熟了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

学校逸夫楼顶上的桑葚熟了！

同事在工作群中喊道，言语中有兴奋也有惊叹。打开图片，一棵桑树枝繁叶茂，细看，叶丛中紫红的果子，渗出殷红的汁液，颜值好看，又特别令人佩服它生命力的坚韧。

立夏后少雨，楼顶开裂，它竟然能活，而且还郁郁葱葱，纯靠天“吃饭”，真的不简单。想象一下，一粒桑葚种子，飞舞天空，不经意间落入楼顶，幸运的是它掉进钢筋混凝土的缝隙，一点点的潮湿，一层薄薄的泥土，它便安身立命，呼啦啦生根发芽，从幼小长至成熟，孤单一生，少人问津，依然按照季节的节拍，在初夏时分开花结果，点缀孤寂，于空旷一片中透出独特的绿意。吾想，偶登上楼顶之人，一定会惊叹这“蛮荒之地”，竟也有这样顽强的绿色生命。

在家乡，桑葚俗称“乌糖果”。名如其果，多汁、味甜和乌色。童年时，乡村入夏，犄角旮旯的桑葚，一个劲地疯长，似乎这些无人管的生命，内在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丢在哪里，便扎根在哪里，直到变成大树，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。桑树干，弯曲柔韧，其材质可火烤成圆形，做篓子的圈沿等，或为乡村篾匠手艺人的辅助材料。其果实，却是孩子们浅夏舌尖上的美味了。

“黄栗留鸣桑葚美，紫樱桃熟麦风凉。”流年的五月乡村，农忙季节，孩子们是无人看管的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慢时光。光着膀子，打着赤脚，三五位小伙伴，前畝后山地嬉戏玩耍，似乎这种自然独特的散养，奠定了他们未来成长的基本能力。上山觅野味，下河捉鱼虾，进村中爬桑树摘“乌糖果”，不亦乐乎。那时候，饥不择食，摘来的“乌糖果”，手擦擦便急不可耐地丢进口中，也透视出匮乏年代缺吃少穿的窘境。一通暴食，小嘴巴的四周乌黑发亮，像《西游记》中沙和尚的络腮胡，逗得大家开怀大笑，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清纯笑声。他们的生命力，犹如家乡的桑葚树，虽不起眼，土生土长，然与苦难的岁月抗争，铸就了一种内在天然的坚强品质。

家乡的桑葚树伴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光。在那茂密的树荫下，白天和伙伴们一起玩耍、捉蝉、游泳。夜晚，月光从树枝的罅隙流泻下来，如一片碎银匝地，摇曳不定。躺在椅子上，望浩渺的天空，数眨眼的星星，沐凉爽的清风，一会儿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桑葚树，校园里还有许多，它们皆长在不起眼之地，墙角、砖缝以及边角地，一年四季，枯木逢春，生息繁衍，风雨兼程，荣辱皆如平常，然内在渴望繁盛的张力始终不丢不弃，令人感慨与反省。

丢失的耳环

□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三小学 乔利荣

俗话说：要想走，三六九，这三个日子最适合返程。因为大年初四要去单位值班，所以就选择了初三返程。妈妈早早做了午饭，催促着我和爸爸、弟弟来吃饭，担心我回去迟了。正准备去吃饭，无意间发现左耳朵戴的耳环不见了，昨晚睡前明明还在呢。我妈看我疑惑的神情，忙问：“咋回事啊？”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就说耳环丢了一个。刚说完，我妈就去我睡觉的床上找，然后把被子、被单、枕头都掀起来，还是没有找到。我拉着妈妈说：“不要找了，又不是啥贵的东西，丢了算了，我们吃饭吧。”

吃饭的过程中，我妈还在讲着：“耳环怎么可能丢呢，你不就在家没有出门吗？”我爸忙对我妈说：“你就喜欢扫地，会不会被你扫走了，垃圾倒哪了？”此时的我，内心很懊悔，为什么把丢失耳环说出来，害的大家都没有心思吃饭。我妈忙说：“对，我把垃圾倒在了门口的桶里。”我妈刚说完，只见我爸快速吃完饭，把碗筷一放，就去门口了。我爸把门口存放垃圾的桶倒个底朝天，然后拿着个小竹竿弯着腰在垃圾里面找来找去，一心想要找到那个他从未见过的耳环。看着这个画面，我的肠子都要悔青了，我干嘛要说耳环丢了，一个破耳环，值得我爸妈这样费尽心思去找吗？

我爸还是没有找到，他很不服气地说：“奇怪，就在家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”我弟吃完饭，也跑到我睡觉的床边找，他说估计是掉床底下了吧？他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，趴在床底下找。最后还是徒劳无获，耳环不翼而飞了。

那真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珍珠耳环，丢了就丢了呗，我根本没有去想找到它。可是我的家人为了这个不曾见过的耳环，找了大半天。真的是因为耳环贵重吗？不，我想，估计这就是爱吧，他们不想让我因为丢失耳环不开心，他们关心的不是耳环的贵重，他们看重的是找到耳环带给我的惊喜。

后来我开车返程，刚开了十几分钟接到妈妈电话，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耳环找到了，在楼上

地面找到的。”总算让他们没有遗憾了，他们找到了女儿的耳环，替女儿找到了快乐，比我开心多了。此时，我哭了……

紫藤花

□祁门县城北学校 谢培军

清明节前一天，学校组织党员去祁红乡舍会山老红军土佬墓，开展清明节祭奠革命先辈、传承红色基因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。

世兵曾经在祁红乡工作八年，祁红革命老区的一草一木，他都非常熟悉。我邀请他一同参加活动，为我们做一回导游。他虽工作繁忙，还是一口答应了。

早上七点半，我们在凤凰小区门口登上开往舍会山的中巴车。世兵一坐上车，就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述起祁红的风土人情、人文典故和革命故事。他风趣幽默的解说让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变得生动有趣，也让大家初步了解了土佬的传奇故事。

祁门县祁红乡是一块充满了神奇色彩的红色土地，一路上村村组组都刻有红色记忆，山山水水都印有红色足迹，红色故事就如一路上一簇簇的杜鹃花，一串串的紫藤花，处处绽放。

中巴车翻越了险峻的棕里岭，十点半终于抵达了舍会山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。村前，一条清澈的小溪，缓缓流淌。四周青山环绕，山上竹林茂密，山顶雾气缭绕。这个皖南山区的小村庄，在大山的怀抱里，显得宁静、安祥。当年皖南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，皖赣特委就设在舍会山。村子后排靠近后山，有一座土木楼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，陈毅同志曾来到舍会山，在这座土木楼召开会议，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部署。至今，下半截红土墙，上半截黑木楼的旧址，依然保存完好。

世兵说，土佬墓离舍会山村庄还有点路，沿着小溪边的机耕路徒步三公里左右，需半小时才能到达。大家沿着小溪逆流而上。小溪两岸时而是一块块绿色茶园，时而是长满春笋的竹林，时而是高大的芭蕉树。路边的山坡上，一簇簇鲜红的杜鹃花和一串串紫色藤花，点缀在新绿的树丛中，迎风绽放，摇曳生姿。

我行走在泥泞的机耕路上，看着一路风景，心里想着：土佬为什么安葬在离村庄这么远的地方？

大约徒步半小时，终于到达土佬墓，沿着茶园中的水泥路阶梯而上，来到土佬墓前的小广场。广场边上立着几块记载了土佬故事的宣传牌，左侧的茶园地边立着一排八个立体大字：

红军精神永放光芒。土佬墓前立有一石碑，石碑边摆放着许多鲜花和花篮。此时，有一位老人正在祭拜，他从竹篮里取出鸡蛋、糕点、蒿棵等祭品。经世兵介绍，这位老人正是土佬的后人，名叫汪祖顺。他戴着一顶黑色呢子帽，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色棉布夹克，腰间系着弯刀，脚上穿着深筒雨靴，是和路边茶园里采茶人一样普通的村民。

我用祁门话与他聊了起来。他解下腰间的弯刀和刀鞘，拍拍衣裤上的泥土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安祥的微笑。他说他是1939年出生的，现已83岁了，没读过书，不识字，因劳动时左脚受伤残疾，一直居住在舍会山，务农，自食其力。我向他问起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时，他述说了有关他父亲土佬的许多事情，谈到了土佬参加红军、筹集粮食、割股藏信、智藏枪支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1932年春，土佬受红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谢则才指引，秘密地参加了红军，担任皖赣边界四县（安徽祁门、休宁和江西浮梁、婺源）地下交通员。1934年10月，土佬由肖龙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时在舍会山成立第一个党支部，土佬任党小组长，并担任红军交通员，为部队当向导、送情报、筹粮购物。因其为人纯朴憨厚，穿着与农人无异，说当地土语，红军指战员亲昵地称其“土佬”。

有一次，土佬送一份重要情报，不巧遇到敌人清山。他寻遍全身也没有找到能藏情报的地方。他毅然将蜡封的情报从芦管中取出，绾起裤管，解开绑带，用锋利的草刀在腿肚子上兀地划开一道口子，顿时鲜血直流。他忍受剧痛，将蜡封的情报细管嵌入血乎乎的肉中，趁夜色躲避敌人的搜查，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1936年5月，皖赣特委副书记李步新在一场激战中受伤，无法行走，隐蔽在一个山洞里。土佬找到李步新同志，二话没说，背起他就走。土佬冒着生命危险，翻山越岭，绕过敌人的明岗暗哨，历尽艰辛，跋涉了一百余里，终于安全到达舍会山。

当我问起土佬为什么安葬在此处时，汪祖顺用手指着左侧的山头说，当年国民党焚烧了他们的房屋，悬赏一千大洋，要土佬人头。他们一家只好躲到这座山头搭建草棚居住下来，继续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，筹粮食。他又指着土佬墓前方的高山说，翻过这座山，步行二十里就是江西瑶里，土佬经常往返于瑶里与舍会山之间执行任务。

解放后，土佬先后任棕姚乡党支部书记、祁红人民公社副主任、双平区副区长等职。六十年代，年已花甲的土佬仍回到舍会山，自告奋勇承担皖赣交界的防空任务。在安平山搭棚放哨，夜里防空，白天种地，并将收获的粮菜资助当地乡亲百姓。他一直过着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，从未向国家提出特殊的照顾和要求。他的儿子都是普通的农民，现在两个大儿子已去世。

一生传奇的土佬，始终保持淳朴憨厚的本色。唯一让我感到他的“奢侈”的有这样一件事，为了让土佬能与上级保持联系，时刻做好防空工作，祁门、江西两地政府专门为他的防空放哨棚拉起电话线，安装了两部电话机。他坚守防空放哨棚到1973年4月病逝。

土佬去世，也正是紫藤花开的时节。祁门和江西两地政府为他在祁门县城举办了追悼会，上千群众自发为他送行。曾经担任皖赣特委副书记的李步新回忆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，深情地说：“正是我们依靠党，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，战胜了种种困难，才取得了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。我们和皖浙赣人民在艰苦岁月里结下的深厚战友之情，将永远记在我心中。”

汪祖顺老人回忆说，上级政府为筹办土佬的追悼会，拨用资金一千元，以县级最高级别筹办，但只花了三百，余额全部退还了政府。

听了土佬的这些传奇故事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立于墓前，鞠躬默哀。我仿佛读懂了土佬的心思，土佬墓选择远离村庄的大山里，已不足为奇。我也仿佛领悟了土佬精神，一位普通的老红军战士的本色，他坚定的信仰，顽强的意志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，一生始终保持朴实无华的革命本色。

回程路上，细雨迷蒙，一串串紫藤花，朴素而高贵，灿若云霞，点缀于青山绿林间，默默绽放于四月的皖赣边区的大山深处。